

土灶里的温暖

林美聪

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是家。小时候，最喜欢看夕阳西下的炊烟袅袅，那是母亲正用土灶生火做饭。

说起土灶，是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炊具，如“镇家之宝”，多用砖加泥巴砌成，高约1.2米左右，由灶口、灶膛、灶台、灶体、烟囱5个部分组成，方方正正，憨憨的，却承载一家老少一日三餐的重任。无论多么贫苦的岁月，只要屋子里有一方土灶，只要土灶上升腾出热气来，日子里便有生机，有希望。温暖的土灶，总能给人心理上的慰藉。

当地人将女人称为“锅边转”——女人一辈子在土灶和锅边忙碌，母亲就是这样的乡村妇女。三尺灶台就是她一生都离不开的舞台，在袅袅炊烟和氤氲热气中养大我们姐弟。

清晨一早起床母亲就开始围着土灶打转。父亲往灶膛里塞一把干透、新鲜的柴火，火苗便腾地冒出来，母亲则切菜、炒菜，叮叮当当，房间里瞬间炊烟弥漫。两人隔着烟火有说有笑，家长里短，春秋收秋。灶台上热气腾腾，一天的希望也随着熊熊烈火燃烧起来。

那时候生活清苦，可母亲却像魔术师，土灶就是她的“魔盒”。利用这个简陋的道具，为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变出过许多美食。锅巴、饺子、红薯饼，如果有碗南瓜粉蒸肉更是像过年似的欢快。粗茶淡饭万年香，我们的欢声笑语常常穿透老屋的墙壁在乡村的空中四处飘散。

冬天的晚上也格外温暖。我和姐姐总喜欢抢着挤在母亲身边，看着从灶口飘出的火苗将母亲平静的脸映红。而我们，则故意拿出一双小手在火苗上伸进伸出，看着火苗兴奋地跳跃，等待锅里香气四溢的饭菜赶快熟透。赶上母亲心情好时，还会奖励我们两块大红



薯，往灶膛的火堆里一扔就可以等着吃上一顿美味的“烧烤”。待吃完饭后，母亲接着在灶台上收拾碗筷，此时便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——掏出烤红薯，那可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我们姐弟最喜欢的零食。

然而随着时代发展，土灶逐渐退出生活的舞台，煤气灶随之隆重登场，这可是父母平日在家里舍不得吃的美味。妈妈掌勺，姐姐和妻子切菜，我还负责添柴，全神贯注地听母亲吩咐：“再掏掏，让火大一点”“好了，这把柴烧了就刚好……”父亲则坐在一旁听我们聊着外面的工作、生活，偶尔也说说家里的变化。谈笑

间，一大桌饭菜好了，其乐融融。每次邻居经过，听到厨房里的欢笑声，闻到饭菜香，总会投来羡慕的眼神。

温暖朴实的土灶就像母亲经历的一生，始终为我们保留着最热闹、最温馨的港湾。每次回家，母亲会提前准备好自家养的鸡鸭鹅鸽，人到齐了便开始洗锅、热锅，这可是父母平日在家里舍不得吃的美味。妈妈掌勺，姐姐和妻子切菜，我还负责添柴，全神贯注地听母亲吩咐：“再掏掏，让火大一点”“好了，这把柴烧了就刚好……”父亲则坐在一旁听我们聊着外面的工作、生活，偶尔也说说家里的变化。谈笑

间，一大桌饭菜好了，其乐融融。每次邻居经过，听到厨房里的欢笑声，闻到饭菜香，总会投来羡慕的眼神。

后来家里的厨房需要装修改造，实在容不下那方土灶。再加上母亲上了岁数，挑柴劈柴愈发费劲，父亲趁机劝说，可母亲执意要将土灶留下，无奈之下，父亲只好在厨房前再搭一隅收容它。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问母亲：“现在家用电器多方便啊，你何必那么辛苦生火做饭？”她却笑着对我说：“不辛苦，有炊烟升起的地方才是家嘛……”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！

墨香武荣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李沁涵 2000年出生，南安石井人，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本科在读。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大学生书法联合会会员。入展全国第三屆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展，首届江苏省杨沂孙·书法篆刻作品展，福建省第六届书坛新人新作展等。作品收藏于中国书画报。作品、论文刊登于《大学书法》《青少年书法》《书法导报》《中国书画报》等期刊。

品评

山不让尘，川不辞盈

顾翔（郑州大学书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）

《艺概》有言：“书者，如也。如其志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学书放至首位的便是学识，最难能可贵的便是静下心来去积学累功。而沁涵便有这一种难得的品质。

沁涵学书由篆书入手，兼学二王小楷。由秦汉刻石转而主攻清篆，故其篆书并无浑浊之气，穆如清风。所谓“凡作书要布置，要神采。布置本乎运心，神采生于运笔”。意的自由表达，是基于熟刃的技巧之上，因此，习书不仅要有稳扎稳打的学书方法更要有戒骄戒躁的学书态度。她的作品能够入选全国第三屆大学生展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“时时见古人而又能化古”，希望沁涵以后可以在沉稳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气。“山不让尘，川不辞盈。”望沁涵持之以恒，未来可期。

鉴赏

守护古镇乡愁的游子

洪春锦

老同学伟峰兄大作《魅力大廷》即将付梓。细细品读厚厚的书稿，伟峰兄的用心、细心、耐心之功，悉如往期，一览无余。

这是伟峰兄主编的《大廷文化丛书》的第三辑，丛书此前已出版过《诗动大廷》《记忆大廷》，《魅力大廷》是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。

一棵老树，一段往事，一座祠堂，一条老街，都会成为游子回望故乡时深深眷恋的乡愁。而岁月沉淀下来的文脉，则像一条无形的绳线，把一代代故人、一处处风物紧紧联系起来，成为这一方水土上所有人的精神家园。南安市的码头大廷乡，就是伟峰兄深藏心间的那一处乡愁。

唐代欧阳詹曾于少年时隐读于高盖山白云室，后与韩愈等人同登“龙虎榜”，高盖山因之而成为八闽大地的一处文化圣地。宋时大儒朱熹曾登临高盖山拜谒欧氏读书处，并留下“此诗山也”的赞叹。

这一系列丛书的成功出版，及时、细致、系统地梳理了千年大廷的文化家底。在时代飞速发展、社会迅猛变迁的当下，这套丛书收录的丰富的地方史志、原生态的文化习俗等特色文化就显得尤为珍贵。

以我观之，除了众多乡贤的鼎力支持外，伟峰兄之所以能成此美事，还在于他的“痴”与“拙”。

伟峰兄自小雅好文史，甚至已达“痴”的境界，其“枫韵斋”收集的各类藏书达3000余册。不管是旧厝，还是新居，他都一直把家里最重要的位置留给这些日夜相伴的朋友。虽常年在厦门同安、泉州洛江等地谋事，但他对于故乡大廷乡的牵挂一直未曾中断。多年来，他在工作之余，沉醉于地方史志的收集与研究，近年来更将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大廷乡底蕴深厚、特色独具的文化遗产，经年累月，终获丰硕的成果。

伟峰兄生活淡泊，处事善用“拙”劲。在收集文史书籍、资料的过程中，

他能为收齐一套心仪的文化丛书而四处寻求，虽历数载而不辍。而在整理大量素材的过程中，他经常手抄笔录，夜以继日，惜时如金。不管世事如何变迁，他始终在自己挚爱的领域里专注地挥洒着汗水。大智慧者方能用笨功夫，伟峰兄得之。

《魅力大廷》末尾收录了近年来考取大学本科的大廷青年才俊名单，每年达二三十位，这个数据对于一个乡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。一切文化的事业，都是教育的事业。我想，大廷人读书之盛的传统，应该与它不曾中断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。

千年大廷，文脉不断，这是因为始终有人甘于寂寞，接力书写着这方土地上令人眷恋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。每个游子都有乡愁，伟峰兄用他默默的行动，将自己的乡愁装进了一本本书里，写在了无数不眠之夜的字里行间。

伟峰兄幸甚。大廷乡幸甚。



南二往事

黄毅琳

芦川胜境，银罗学府，相公山麓，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南安二中，悠悠八秩峥嵘岁月，莘莘学子于斯为盛。

遇见南二，与父亲的执着有必然的关系。当年初考，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帮我填报国光中学，高分录取。父亲在二中教过一年政治，对二中感情甚笃，硬是走“后门”把我弄回二中。这才开启了一辈子的二中情怀……

当时我个头比自行车没高多少，腿不够长，跨不上去，一倒就变成车骑人。于是从小五年级我就用父亲的老飞鸽自行车狂练，左手握左车把，右手握中梁，在老家通往二中的路上摔了无数次。快开学时，父亲买了辆新自行车，押着我到罗东派出所办理车牌，一路摔了无数回。开学后，跟在堂兄后面一路跑到学校，竟很快出师，壮胆不少。回想一下，真感谢父亲的执着与干练！

学校依山而建，很有层次感，校门进来是运动场，依地势从下而上四个斜坡，直到大礼堂，每坡上平整出一片，两栋平房分置。在左侧又陆续建成食堂、教师、学生宿舍，先平房，后侯昌财先生又逐一改建成楼房。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大热天在树下乘凉，你得随时提防同学从后面把你

推下去，为防止摔倒把裤子磨破，大家一个个都练得灵活无比，能控制住身体不摔倒。那时不到过年，很少有人能买新衣服。懵懂少年已有羞耻之心，怕在女同学面前穿破裤子，露个腚能让大家笑话很久。

那时正是长身体的年纪，青苗时节，不到中午，都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下课钟声一敲，一路奔向设在黄氏宗祠里的食堂，在师傅抬出的蒸笼里找寻刻有自己大名的铝饭盒，顾不得烫手，就着咸菜，狼吞虎咽，时至今日都感叹当时饭量。有时母亲心疼，用难得的花生、金针菇加在米饭一起蒸，一人吃都不够，看着目不转睛的堂兄弟，还要分一点给他。

校园最快乐的时光是下午课前这一段。男生们脚步过“虎”关、“斗鸡”，女孩们玩橡皮筋、踢毽子、跳绳、单练、小组、组团，换着花样玩，乐此不疲，家长的嘱托、老师的叮咛全在九霄云外。高年级同学胆子更大，大声猜拳、跳霹雳舞，个别胆肥的故意走到漂亮女生面前搭讪着，说点让女同学脸红的话题。

黄昏中的学校，热热闹闹，喧哗的人群，激情沸腾。篮球场上，温文尔雅的老师们在狂奔，上篮、抢断、拉扯，为裁判的吹停，面带笑容的争执着，偶尔

会高叫一声，难得争得脸红耳赤，晚自习课间休息还念念不忘，班主任连才师三步跨上篮得分又快速回防历历在目……沿着后山小路，一路来到洞顶寺，三五成群，或互背课文，或研究难题，或游戏嬉闹，激扬文字……有同学写下“人沐七彩间”的好句子，在路上我也悟出“我想将梦中的仙境朦胧于仙台山的迷蒙之中”一句，语文老师特地表扬，好几天高兴得梦中再现。

二中教风学风扎实，当年名师辈出。当年黄水源校长在司令台上风度翩翩做报告，学生争相传着他是毕业于福建师大生物系的高才生，追星似的不错过他的每次演讲。在拥挤的食堂相遇，向校长打招呼敬礼，他都一如既往地优雅回应。一个好校长带出一批名师。这一批名师带出上世纪90年代二中的辉煌。学生们孜孜以求，你追我赶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。当时数学、地理、历史全具有竞赛，我有幸都入选校队，老师们关爱学生，把竞赛辅导时间错开，不计报酬，开足马力专心辅导，开小灶。

在全县历史学科竞赛，我有幸作为南安二中代表参加，第一次上县城，当时在一中南华楼的考室里，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考入这所全县最高学府。放牛的大伯老是告诫我：“你没地，不好好读书，无路可走。”华山一条路，危机感一路跟着，我像拼命三郎一般，最终以全县100名内的成绩，如期进入一中。

菁菁校园，不忘师生情，难得同窗谊。毕业前夕，忙着准备中考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，洗彩色毕业照，送每位同学一张个人照，要好同学互赠笔记本，还很有才华题了一堆留言。考完试后，大家相约走遍每位同学的家，骑了好几天的车，至今宛若昨日。

再回南二，是师大毕业后。我有幸被分配到二中，任教一个多月。回母校任教，数学老师任老师爱屋及乌关心工作，嘘寒问暖。与父亲同宿舍的政教主任亲自张罗党员关系转接、倾囊指导。二中老校长候晚全当时任高一年段长，指导我一丝不苟、不遗余力。后面我借调一中时，学生们依依不舍的样子还记得犹新，同事们帮忙收拾行李，回想仍心生温暖。恰逢一中高初中分离，三年借调期间，关系一直在二中，评副高职称却免于下乡支教。来来去去，骑摩托带一大捆一中练习资料回二中领工资，每每想起，仿佛昨日，这延续一辈子的二中情怀……



书法

学书须购中庸之道，又广之以重蓄之学，名乃可音。

李沁涵